

陳州府志卷之二十四

楚鄂崔應階吉升氏纂修

藝文一

聚天地清淑河嶽英靈之氣而生一偉人又聚其人
之學問精神性情心術而發爲文章大易云觀乎人
文以化成天下文豈小道哉然太上立德其次立言
吾陳爲伏羲肇啟文明之區彼都人士宜其立言淳
古典茂清竒溫麗各極其致非僅一方一邑之雄也
矧文以載道本諸躬行豈徒取摛華揆藻抹月排烟
已耶志藝文

詔勅

漢宣帝褒潁川太守黃霸詔

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於教化興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

漢桓帝賜應奉詔

蠻夷叛逆作難積惡放恣鑊中之魚火熾湯盡當悉焦爛以刷國恥朝廷以奉昔守南土威名播越故復式序重任

奉之廢興期在於今賜奉錢十萬駁犀方具劍金錯把刀
劍革帶各一奉其勉之

漢寶太后封陳蕃高陽侯詔

蓋褒功自勸善表儀百厲俗無德不報大雅斯歎太傅陳
蕃輔弼先帝出內累年忠孝之美德冠本朝簪愕之操華
首彌固今封蕃高陽侯食邑三百戶

三國魏明帝修賈逵祠詔

昨過項見賈逵碑像念之愴然古人有言患名之不立不
患年之不长逵存有忠勲歿而見思可謂死而不朽者矣
其布告天下以勸將來

雪陳思王詔

陳思王昔雖有過失既克已愼行以補前闕且自少至終
篇籍不離於手誠難能也其收黃初中諸奏植罪狀公卿
已下議尙書秘書中書三府大鴻臚者皆削除之
撰錄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

魏少帝入賈逵祠詔

高貴鄉公

遶歿有遺愛歷世見祀追聞風烈朕甚嘉之昔先帝東征
亦幸於此親發德音褒揚達美徘徊之心益有慨然夫禮
賢之義或掃其墳墓或修其門閭所以崇敬也其掃除祠
堂有穿漏者補治之

唐德宗賑恤陳州等處水災詔

朕以薄德託於人上勵精庶政思致雍熙而誠不動天政
或多悖陰氣作沴暴雨薦臻自江淮而及於荆襄歷陳宋
而施於河朔其間郡邑連有水災城郭多傷公私爲害損
壞廬舍浸敗田苗或親戚漂淪或資產沉溺爲民父母所
不忍聞興言疚懷良深惻憫夙夜畏懼悼於厥心是用寢
不獲安食而忘味時宜賑恤庶洽幽明
今令中書舍人奚陟往襄陵郢隨鄂申光蔡等州左庶子姚齊梧往陳許宋
毫徐泗等州秘書少監審咸往鎮冀德棣深趙等州京兆
少尹韋武往揚楚廬壽徐潤蘇常湖等州宣撫一應諸州

百姓因水不能自存者委宣撫使賑給死者各加賜物所
在官爲收殮埋瘞其田苗所損宣撫使與所在長吏具奏
於戲一夫不獲一物失所刑罰不中賦斂不均皆可以失
陰陽之和致水旱之沴其繫囚及獄訟久未決者委所在
長吏卽與踈辨務從寬簡俾伸冤滯貪官暴吏倚法害公
特加懲肅用明典憲災傷之後切在撫綏咨爾方鎮之臣
洎於官宰咸宜悉乃心力以恤凶災宣布朕懷使各知悉

宋太祖修陵奉祀詔

歷代帝王或功濟生民或道光史載垂於祀典厥惟舊章
兵興以來日不暇給有司廢職因循曠墜或廟貌攸設牲

往罔薦或陵寢雖存樵蘇靡禁仄席興念茲用惕然其太
昊塋宛邱在陳州高宗武丁塋陳州西華縣北各給守陵
五戶蠲其地役長吏春秋奉祀他處有祠廟者亦如祭享
明太祖諭陳州守將左君弼書

曩者兵連禍結非一人之失予勞師暑月與足下從事足
下乃舍其親而奔他國是皆輕信羣下之言以至於此雖
悔何及今足下奉君國之命禦彼邊疆與予接壤若欲獻
計興師復境其中輕重未可量也且予之國乃足下父母
之國合肥之城乃足下邱隴之鄉寧不思乎天下兵興豪
傑並起豈惟乘時以就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於亂世

足下以身爲質而求安於人旣已失策復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獨守寡居各天一方朝思暮望以日爲歲足下縱不以妻子爲念何忍忘情於老親哉功名富貴可以再圖生身之親不可再得足下能留意於是幡然而來予當棄前非仍復待以故舊則足下於天理人心舉無不順矣

明英宗賜都御史顧佐致仕勅

卿祇事祖宗任京尹長通政司憲紀歷官中外三十餘年廉明之操公忠之行確乎不拔卓然名臣朕嗣承大位方資老成翼贊治理而卿嬰疾游歲未廖每於朝參步履不易深軫朕心今不欲煩以政務特賜鈔五千貫命致仕還

卿自古有言人惟求舊朕固不忘卿也已勅戶部優免卿家雜派差役卿其體朕至意安精神慎藥食頤養天和優游田里用享清平之福於永遠欽哉

明景帝遣官招撫河南流民勅

今聞河南開封府陳州等處多有各處逃來赴食流民或與本處居民相聚一處誠恐其中有等小人久則至於誘惑爲非難以處置今特簡命爾往彼處會同左副都御史王來及彼處三司堂上官并原專一撫治流民官員及巡按御史及本府州縣堂上官能幹官平日爲民所信服者分頭設法小心招撫令各自散處耕種生理有缺食者量給

米糧賑濟無田種者量與田耕種務令得所宣諭朝廷恩重使之警悟不許急逼致有激變又爲患害其中果有能體朝廷恩恤各散復業者量與免其糧差三年庶俾有所慕戀仍提督所在衛所官軍操練軍馬固守城池如有寇盜生發卽令相機勦捕毋致滋蔓爾爲近臣受朝廷委命必須夙夜盡心以畢乃事不可因循怠忽有悞事機如違罪有所歸事妥民安之時具奏俟命然後回京

表奏

劾朱博等奏

漢彭宣陽夏

博宰相元上卿晏以外親封位特進股肱大臣上所信任

不思竭誠奉公務廣恩化爲百蠻先皆知喜武前已蒙恩
詔決事更三赦博執左道虧損上恩以結信貴戚背君鄉
臣傾亂政治姦人之雄附下罔上爲臣不忠不道元知博
所言非法枉義附從大不敬晏與博議免喜失禮不敬臣
請詔謁者召博元晏詣廷尉詔獄

駁討零陵桂陽山賊及州郡一切舉孝廉茂才疏

漢陳蕃平輿

昔高祖創業萬邦息肩撫養百姓同之赤子今二郡之民
亦陛下之赤子也致令赤子爲害豈非所在貪虐使其然
乎宜嚴勅三府隱覈牧守令長其有在政失和侵暴百姓

者卽便舉奏更選清賢奉公之人能班宣法令情在愛惠者可不勞王師而羣賊弭息矣又三署郎吏二千餘人三府掾屬過限未除但當擇善而授之簡惡而去之豈煩一切之詔呂長請屬之路乎

諫封賞踰制內寵猥盛疏

前人

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爲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爲今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侯土象四七垂耀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尙書令黃雋先人之絕封近習呂非義授邑左右呂無功傳賞授位不

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關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
失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戒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
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饑
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
鄙諺云盜不過五女門呂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
國乎是呂傾官嫁而天下化楚女悲而西宮災且聚而不
御必生憂悲之感呂致并隔水旱之困夫獄呂禁止姦違
官呂稱才理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而令
天下之論皆謂獄由怨起爵呂賄成夫不有臭穢則蒼蠅
不飛陛下宜採求失得擇從忠善凡一選舉委尙書三公

使褒責誅賞各有所歸豈不幸甚

諫廣城校獵疏

前八

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
呂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爲肆縱故臯陶戒舜無教逸遊周
公戒成王無盤于遊田虞舜成王猶有此戒况德不及二
主者乎夫安平之時尙宜有節况當今之世有三空之見
畿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離
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
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
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賢聖恤民之意也齊景公欲觀

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爲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
嚙眉之感景公爲之不行周穆王欲肆車轍馬跡祭公謀
父爲誦祈招之詩已止其心誠惡逸遊之害人也

論救劉瓚成瑨等疏

前人

臣聞齊桓修霸務爲內政春秋於魯小惡必書宜先自整
勅後已及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
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目踈內患漸
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小家畜產百萬之
資子孫尙恥愧失其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
懈怠已自輕忽乎誠不愛已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

梁氏五侯毒徧海內天啟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
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
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瓚
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
在乎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悁悁而小人道長營惑聖聽遂
使天威爲之發怒如加刑謫已爲過甚况乃重罰令伏歐
刀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
讐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
之從橫沒財已幸宣犯釁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
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

臣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賢惡傷黨類
妄相交構致此刑譴聞臣言當復號訴陛下深宜割塞
近習豫政之源引納尙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一朝
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
豈遠乎哉陛下雖厭毒臣言凡人主有自勉強敢曰死陳

極諫桓帝疏

前人

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
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爲元首
臣爲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
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臣忠忤